

鐵皮屋

吳雯霞

剛來香港的時候，我的家是住在元朗和屯門交界的田心村裏。田心村接近洪水橋和鍾屋村，這裏的村民大都擁有自己的農場，養豬、養雞、養狗、養鴿……農場裏，人住的和牲畜住的大同小異，都是用鐵皮建成的房子，而我在鐵皮屋渡過了整整十年的光陰。

我家屋子雖然大，但十分簡陋。外觀上，是塗了一層朱紅色油漆的鐵屋子。油漆早已沒有了光澤，經過了多年風雨的洗禮，鐵錆和油漆混合在一起，若用手指頭在上面輕輕一滑，朱紅色的粉末就會脫落，沾在手指上；若用手掌一拍，整個鐵屋子的鐵片就一塊接一塊地響了起來，好像就要拆散了的樣子，所以我不敢亂碰它，免得弄髒了自己也嚇壞了別人。屋子裏再用木搭了樓，地方還算寬敞，卻很不安全，把燈和門都關上，除了窗口透進的光外，四面八方的角落裏都有光，大的、小的、圓的、方的。外面牽牛花的藤蔓會爬進來生長，蒼蠅、蚊子是常見的客人，有時，連小鳥也乘隙而入，好不熱鬧。

冬天的鐵皮屋可是冷冰冰的。北風呼呼地吹進屋子裏，我們在家的裝束和在外的無大分別，都是穿得厚厚的，手套、圍巾、襪子、帽子全用上了，但還是不停地哆嗦。費了好大的勁用舊報紙、破衣服堵塞了大小風口，但作用並不大，整間屋子仍然冷得要命。因此冬日的假期，我們全家都鑽進被窩中冬眠。

春雨連綿的日子，鐵皮屋像是每天都在流淚的人。鐵皮滲出了一滴滴的小水珠，連接在一起，變成大水珠，大水珠慢慢又匯成了細水，彎彎曲曲，彎彎曲曲地流了下來，到達地面上，又慢慢地化開了。屋內潮濕不堪，地板往往像剛用水沖洗過一樣。櫃子裏的鞋子和衣物很快就發霉

了，衣服洗了老不乾，媽媽從早忙到晚，像永遠有做不完的家務。

夏天的日子，鐵皮屋發怒了。特別是中午時分，屋子裏的溫度接近四十度，簡直待不下人，置身其中，彷如進了個大焗灶，非常炎熱。我們往往跑出屋子外面的樹下乘涼，或者情願逛逛街，來回乘著有空調的輕便鐵路來消暑。鄰居家把灌溉田用的旋轉洒水器放在屋頂上洒水，以便降低室內的溫度，這雖是個好方法，但實在太浪費水了。家中的日子難過，我家的貓就是因為熱透了而在家中暑了，真是說出來都沒人相信。

狂風暴雨的日子更加使人驚心動魄。風雨本來並不可怕，但被風雨驚動了的鐵皮屋，就彷彿發了狂的獅子一樣。它張開了血盆大口，流著口水，隨時都會一口把我們給吞吃掉。屋子漏水了，我們可用盆接住，但風卻是嚇人的，在鐵皮屋裏避風，就像面臨著隨時倒塌的危機。父親動員我們用長木支撐著窗戶和被風雨吹響的鐵皮，這就是我們可以做的防風措施。風雨的夜晚對我們全家來說是個惡夢，怎樣也不能睡著。有一次，窗戶給風打破了，還有一次，連屋頂的鐵片也給吹翻了。風剎那間侵襲了進來，佔領了我們的根據地，留下的就只有一片零亂和破碎。

秋天的鐵皮屋終於安靜了，脾氣也好了。可能它真的累壞了，需要休息休息。我們也可藉此安頓好一切，收拾收拾，修補修補。一年來的折磨到此也就暫停了。

每當回想起那十年來的日子，真不知我們當時是怎樣熬過來的。有幸地可以離開那個地方，分配到公屋居住，實在是我們家的福氣。如今，住鐵皮屋的人還很多，香港社會雖然繁榮，但很多人連住屋都成問題，實在可悲。